

## 學人風采

### 編者按

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榮休講座教授、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先生為《二十一世紀》的創刊編委，早於1990年在敝刊創刊號發表〈理想幻滅，歷史不會終結〉一文，多年來熱心支持敝刊的編輯出版工作，並多次在周年慶祝紀念特刊上惠賜鴻文，議論古今中外大勢發展，敝刊同仁受益不淺。

2022年秋，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中心訪問學者馮俊文先生主持編訂的《倬彼雲漢：許倬雲先生學思歷程》一書，將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。該文集收入文章及相關訪談逾三十篇，作者多為許先生的學界好友、門生弟子及親近晚輩，主要內容圍繞許先生的學術與人生；其中亦收入敝刊編委金耀基、陳方正先生的序言和文章，談論與許先生的昔日因緣和交往點滴。適逢許倬雲先生九十二歲大壽，敝刊獲授權優先刊載兩文以饗讀者，並忝為許先生慶賀壽辰。



2021年底，許倬雲先生在匹茲堡家中。(陳榮輝攝)

# 胸中有古今，眼底有中西： 史學大家許倬雲大兄

● 金耀基

我認識有半個世紀的朋友中，相交相知、至老不渝的不算太多，大多因生活圈的變化，漸行漸遠，走出了我的生命意義網絡。許倬雲先生則是少數一直存在於我生命意義網絡中的一位老朋友。說起來，我們的往來是標準的「淡如水」之交，但在彼此心中都有一個親近與真實的存在。

我認識倬雲大兄一個甲子了，第一次見面應是上世紀60年代，在台北業師王雲五先生的府上。那時，倬雲大兄已從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，在台灣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了。當年，他是學術界風頭最健的青年領袖人物。我與他都出身台大，但他畢業後一年，我才進台大，他是十足十的學長（故我一直以「大兄」尊稱他）。

倬雲大兄主修的是歷史學，我主修的是法律學，分屬兩個學術群體，彼此並無交集。1965年，我公費留學匹茲堡大學一年，返台後，在政治大學任講師，並兼台灣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（業師王雲五自任總編輯）。期間，我連續以社會學視角發表了多篇論述中國現代化的文字，1966年出版《從傳統到現代》一書，在台灣的知识界、文化界引起一番大迴響。也因此，我與倬雲大兄多了學術思想上的交集，並自此開啟了我們交往六十年的友誼。不過，一年之後，我與倬雲大兄就走上各自的人生軌道。1967年，我獲得美國全額獎學金，第二次赴美（這次舉家同往），並再度到匹大修讀博士學位，1970年應聘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。自此與中大結緣，度過了迄今五十年的教研生涯。

在我記憶中，倬雲大兄在台灣做了許多學術的建制性與開創性工作後，70年代就舉家離台赴美，應聘到匹大擔任歷史系教授。他在匹大退休前後，曾在美國、香港、台灣、大陸多間大學講學授課，春風化雨，育才無數。退休後，依然書講不輟。倬雲大兄儼然是匹茲堡城中一個「漢學的存在」。

倬雲大兄以學術為終生之志業，著作等身，他的歷史學專業是中國古代史，《西周史》、《漢代農業》、《中國古代社會史論》等書，深為中西史學界所

重。古稀之年後，更連續出版《萬古江河：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》、《我者與他者：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》、《華夏論述：一個複雜共同體的變化》（簡體版名為《說中國》）三書，風行海峽兩岸，是大歷史的書寫，也是中華文明史的新筆法，非胸中有古今，眼底有中西，不能有此本事！的然是中國歷史學大家。

半個多世紀中，許先生教學研究之餘，不時有關乎時代、社會、人生的文章發表，無不風動一時；更且擔當起多項文教推展工作（如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），精力之充沛，領導力之高卓，令人敬佩無已。倬雲大兄在美國，我在香港，兩地相距萬里。但我與他幾乎每年在台灣不同的場合都有聚晤的機會，或是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，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會，或是其他的學術會議。至90年代，倬雲大兄受中大之聘擔任「偉倫講座教授」，我們當然更多了言談之樂。2014年他在做又一次大手術之前夕，完成《現代文明的批判：剖析人類未來的困境》（簡體版名為《文明變局的關口》）；2017年，又以八十七高齡出版近三百頁的《中國人的精神生活》（簡體版名為《中國文化的精神》）一書。這一方面可見他著書不輟，生命力之強盛；另一方面則可見倬雲大兄於涵泳中西文化之後，似更認同於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了。

雖然，半個世紀裏，我與倬雲大兄各在不同的人生軌道上，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停止對彼此學術研究的關懷。1994年我當選中研院院士，事後知道許倬雲、李亦園、余英時都是我作為「院士候選人」的提名人。這說明，倬雲大兄等學界朋友，都關注到我1966年後三十年的學術著作情形。

2014年，倬雲大兄致電於我，邀我為他剛完成的《現代文明的批判》一書作序，表示他知道我近幾十年中有關「現代性」（特別是「多元現代性」）的論述。倬雲大兄此書是為西方現代文明「把脈」，他指出西方的現代文明正面臨種種「困境」，已進入「秋季」，失去原有的發展動力，由興盛走向衰敗。倬雲大兄希望所寄，則是人類能創造的「第二個現代文明」。他說：「我們不能認為西方現代文明的一些組織型態，就是人類最後的選擇。」又說，有識者「更當拋開模仿西方現代文明的舊習，重新思考對未來人類的存在和發展，更為適合的創新途徑」。我對這位歷史學老人（倬雲大兄當年八十四歲）這番沉重而又清明的言論，是表示認同的。

2013年，我出版的一本自選論文集《中國現代化的終極願景》，指出中國一百五十年的現代化工作的終極願景，就是要建構一個「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」。這是說，中國要建立的「現代文明」，應該不是（也不可能是）西方現代文明的翻版，而應該有精要的中國文化的元素，更符合我們這位史學老人心目中「第二個現代文明」。

資深出版人馮俊文先生，近十年來一直幫助許倬雲先生處理在中國大陸的出版事務，去年應邀在匹大亞洲中心訪學。最近，正編訂《倬彼雲漢：許倬雲先生學思歷程》文集。今年5月6日晚，馮俊文經我東南大學好友陸挺之



圖左起為費孝通、許倬雲、金耀基，攝於香港中文大學祖堯堂。（圖片由金耀基提供）

介，自匹茲堡城來電，他表示我與許先生是多年老友，並注意到2018年我出版的《人間有知音：金耀基師友書信集》中有一篇關於我與倬雲大兄的文章，概括地講到許先生的學術志業，他希望我同意收入他主編的文集中。此外，他希望我加寫一短文，談談我與許先生半世紀的交往，以及對其學思歷程的觀察，作為《倬彼雲漢》一書的「代序」。說實話，我由衷高興並感謝馮俊文為倬雲大兄所做的事。所以，我就憑着尚未褪色的記憶，追述我與倬雲大兄半個世紀的往來與交集。

寫到這裏，我覺得講倬雲大兄的學思歷程，有一點是值得說的。簡單講，倬雲大兄的學術發軔期是得天獨厚的，發軔期是指他從台大求學到在芝大獲得博士學位這段時間。這段經歷，使他擁有了歷史學的一流訓練，養成了一流歷史學者應有的修為與眼光。倬雲大兄在台大所受到的教育，可能是民國以來最好的教育。

1949年，中原變色，蔣介石的國民黨敗退台灣。兵馬倥傯，國事如麻，蔣介石第一時間派專機將相當一部分的學術精英迎接到台灣——這件事對台灣的意義，絕不比故宮國寶或黃金之南移台灣為小。當時，文化界的巨擘如胡適、傅斯年、李濟等，都會聚中研院與台大。傅斯年主掌台大時間雖短，但隻手改變了台大：北京大學當年的闊大與自由風氣，竟在台大重現。

台大歷史系與考古系（後改名為人類學系；當然不限於此二系），可謂名師雲集。其時在這兩個學系讀書的許倬雲、張光直、李亦園等，無一不是青年才俊，他們可謂承繼了民國大師的衣鉢。有了本業上世界性前沿的學術裝備，此所以倬雲大兄到殿堂級的芝大研究院深造，很快就登堂入室，順利完成了博士學位，成為卓然自立的歷史學者。在芝大完成學業後，倬雲大兄即

返歸台大與中研院，在教學與研究上大展抱負，聲名一時無兩。在一定意義上，倬雲大兄在台灣是民國學脈承先啟後的一輩中的表表人物。

上世紀60年代，世界的學術版圖中，台灣、香港、大陸與整個非西方社會，無疑是處在「邊陲」地帶；而世界學術的「中心」則在歐美，特別是美國。倬雲大兄在70年代以後去了美國，並在美國學術界以學術著作奠定了歷史學家的地位。2004年，美國亞洲學會（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, AAS）給他頒發「傑出貢獻獎」，高度肯定他在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成就與意義。

相交相知六十年的史學大家倬雲大兄，一生離開不了先天殘障造成的種種病痛。也就在長期的痛苦折磨中，他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著作。自青年到老年，他從無停止著述。可以說，他的書寫就是他的存在，就是顯示他生命意義的最真實的存在狀態。

倬雲大兄在美國生活近六十年，對美國有深切的感情和體會。但是，自始至終他沒有真正離開過中國。多少著作中，顯示他最深的關懷是兩岸三地中國人的今天與未來。如前所述，從他八十七歲高齡時出版的《中國人的精神生活》，更可見他到晚年愈來愈認同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了。坦白說，我今天正值八七之齡，也真不是沒有他那份「文化的鄉愁」。其實，倬雲大兄對中國文化的「回歸」，從他持續地用中文書寫時就開始了。用中文書寫，書寫的對象當然是海內外的中國人了。

我這兩天才發現，倬雲大兄可能最為傳世的《萬古江河》這部中文大書，是2005年定稿的，這一年恰是他在美國亞洲學會得獎的後一年。這是不是意味他的學思歷程中的一個「書寫轉向」呢？從英文轉向中文，從歷史專業轉向歷史「通業」，書寫對象也從史學同行轉向「這一代中國人」。《萬古江河》是中國大歷史的書寫，也是中國文明史的書寫，沒有貫穿古今、匯通中外的史才史識，必難落筆。此書無疑是史學家許倬雲的「一家之言」！

《萬古江河》出版忽已十有六年，今年4月14日《南方周末》的文化版，刊載一篇馮俊文發自匹茲堡的許倬雲訪問稿，我喜悉倬雲大兄剛剛完成《萬古江河》後，晚年「總結性」的作品，暫定名《一天星斗》。據馮俊文所記，倬雲大兄在4月初完成最後一章時說，「我終於隨時可以走了」。從這句話，可見《一天星斗》在倬雲大兄心中的份量。這也表示，倬雲大兄的「書寫人生」已到一個「圓滿的句點」。

當然，我們一定還會不斷看到他的新著作、新書寫。倬雲大兄是不會停止書寫的。不過，我覺得他不必花大力氣，他可以輕鬆一些，享受更多書寫的樂趣。